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作邱賦

鄭子產作邱賦

杜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

一年國人諗之彭士望曰此子產不及諸葛處曰其父歿

於路杜于國為已為蠶尾林謂子產重賦毒害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杜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

歿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作邱賦自是過舉想勢必不得已而行

之外者公私順逆異也故不恤人言必於禮義無愆而後可。○士望曰數語誤殺王介甫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杜子曰國氏其先亡

乎。君子作法於涼。杜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

何。不可無此正論即勢不得已子產亦應姬在列杜列

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林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林鄭偪於晉楚而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杜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

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穆子歿昭子殺豎牛

初穆子去叔孫氏杜成十六年辟及庚宗杜魯地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

國氏杜齊正生孟丙仲壬夢杜穆天壓已弗勝聖○彭

鬼神福善淫人降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杜深目

而豶加喙許穢反杜口象豬○士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且而皆名其徒杜從無之且曰志之杜識及宣伯杜

如也穆奔齊杜成十饋之杜穆子宣伯曰魯以先子之

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

之不告林不告而歸既立杜立所宿庚宗之婦人此婦

結局未議餓叔孫時猶在側耶獻以雉杜獻問其姓杜子也姓問有子否曰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奉芳勇反年豎牛五六歲杜襄二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彭士望曰

見先已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杜小臣也傳言有

寵林穆子以牛應長使為政杜為家政○按牛必能小

公孫明杜齊大知叔孫於齊杜與叔孫歸未逆國姜杜孟

仲之子明取之好親知○士望曰國姜亦太故怒其子

仲杜孟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藉杜由地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杜欲使不可。叔孫為孟鐘。林

孟丙曰爾未際。杜未與諸大饗大夫以落之。杜以豶猪

落既具使豎牛請日。均是子也而必牛請牛示何世家

其間帝王之弗謁也。杜白出命之日。杜詐命以及賓至

家抑又甚矣。叔孫不知享賓牛曰孟有北婦人。杜國之客

聞鐘聲。林聞鐘聲而怪之。杜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

而殺諸外。杜殺孟丙。杜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亦知孟之

可所謂不知惟者欲以仲與公御萊書。杜公御觀於公

除牛正在此中討消息。杜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林仲壬使牛以賜

觀于公宮。杜與之私遊。林仲壬使牛以賜

望曰殺無辜之兄不能明告君父且私入不示出出字

遊觀使牛入示庸呆已甚真豚犬也內外者最要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仲而何杜如叔孫曰何為杜怪言曰不見既自

見矣杜言仲已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

命召仲士望曰似楊堅名太子勇不問其故不誨其

于正是反常矣然既逐之矣疾急而召昏亂哉牛許而

不召杜洩杜叔孫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牛不食叔孫

洩殺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言求食可得無為去

慶鄭君實深之可若何意同士望口恨洩失此大機

會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士望曰：從來近密行，裁

太子在寢，大臣直宿，乃萬世之法。使寘饋于个。杜東而退，牛弗進，則置

虛命徹。杜寫器，今空示。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杜三日絕糧，士望曰：如此癡人，直得餓死。牛立昭子。杜豹之庶子而相之。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杜叔仲與南遺。杜

氏家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士望曰：洩不去，杜洩將

以路。杜王所賜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冢卿

介次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

也。杜謂受命於

朝而聘於王

杜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

徒實書名

杜謂季孫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

杜謂叔孫服車服之器工

正所書

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歿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歿又不

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

杜誣叔孫以媚季孫

五年春主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罷

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

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杜無所叔孫

氏臣其子弟。杜以父孟孫氏取其半焉。杜復以子弟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簡擇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貢於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使杜洩告於

殞。杜告叔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杜皆在襄

受其書而投也。杜擲之。帥士而哭之。杜痛叔孫叔仲子林

豎牛賂使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杜不以壽終為鮮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西門非魯朝正門

禮也。杜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

懼然不敢自也。杜從也既葬而行。杜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仲

壬聞父喪而末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

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杜攻仲壬司宮射之中目而歿。中目當是仲壬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

孫氏使亂大從。杜言其亂大至也殺適立庶。四字又披其

邑將以赦罪。杜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昭子不密謀以殺牛乃朝家衆而聲言曰必速殺之蓋不知牛殺其父而先聲以逐

之耳豈亦以立我為德而殺孟之罪可未滅耶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杜齊魯界上投其首於寧風杜齊地之棘上仲尼曰叔

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杜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

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士望曰後世策立最

多刑賞總之不明大義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穆文熙曰叔孫途遇婦人甚奇生子與夢符又奇然

牛竟破亂叔孫氏身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

勝者何大舛也夢兆之事此可以觀矣○又曰豎牛

之讒在春秋中惟費無極殺卻宛之事可以似之餘

卷之十
皆莫如也

彭士望曰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遂可不戒哉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杜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名言

士望曰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一等外修邊幅今

政令在家杜在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杜羈莊

楚伯也林此言昭公不奸大國之盟林奸犯元年陵虐

小國利人之難杜謂往年莒亂而取郟世以上儘多此

種人人有日在過中而極口以彈人或

規誨人者皆此類也。不知其私。杜不自知有私難。林此
 令傍觀人笑之。齒冷。不知其私。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
 其政。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杜無為
 終者。林此言昭公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不知禮。盡失其民。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杜時晉侯亦失政。
叔齊以此諷諫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禧按亦有猛獸將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語妙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杜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杜別

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杜加宮刑奇想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况取國乎。彭士望曰。對暴人初宜用滑稽以和其燥。後隨宜施

缺。更有能入時。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杜朝聘之

禮皆以珪為信。上公圭九寸。聘圭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圭六寸。子男琮。璧五寸。聘圭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

享。頻有璋。杜為既朝聘而享。其義皆通。有璋執璋以行。

禮。小有述職。杜諸侯。大有巡功。杜天子。設機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杜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聘射之禮。至

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機而不倚。酒清人渴。宴有好而不飲。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

士望云此
段理曉

上望云此
段情論

貨杜宴飲以
貨為好
餼有陪鼎杜鼎陪加也
熟食為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杜

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杜在宣十二年言邲之役。
兵禍始於城濮

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杜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杜君臣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杜士望曰說。備之若何。誰

其重此。杜言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杜謂有賢。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杜邲隕反。至。

求昏而薦。杜進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

也。

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杜武子

行吳。杜偃子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女齊、梁丙、張骼、輔燮、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杜無忌子

為公族大夫。韓須。杜起子受命而使矣。杜年雖幼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杜林韓襄起之。

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皆成縣也。杜賦百乘羊

舌四族。杜銅鞮伯華叔向叔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

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杜叔向之因其十家。杜

氏七羊舌氏四而九縣。杜羊舌四長穀九百。杜戎車其

士望云此
段勢平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計遺守國者奮其武怒以報其

大恥伯華杜叔謀之中行伯杜中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士望曰仍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

知而不能妙叔向敏鍊一語寫出亦厚其禮韓起反鄭

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杜奉使君鄭罕虎如齊娶時

亦老矣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

能用善人杜謂授民之主也士望曰晏子好善如此豈

左專徑世沙昭卷十七遠啟羅三十一

敬稱之耶○禧按能用
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魏禧曰事理情勢俱透確條理可為奏疏之法

蹇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

在年四。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杜楚地。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主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林守國之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杜威也

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

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為一入杜使臣獲釁君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

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

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尤妙。今此行

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

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杜皆楚界吳不可入。杜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啟疆待命於雩婁禮也。

魏禧曰。此與陰飴甥會秦伯燭之武退秦師俱辭令妙品。展喜犒齊。知瑩對楚子。亦是善辭。終不得比。此數篇者。稍屬板硬。只說向一邊。諸篇自是生動圓滿。擒縱較活耳。

彭家屏曰。吳楚之為仇久矣。既敗楚師。又使使犒之。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而使其弟。是置其弟子虎口也。雖蹶由之才。辯得免釁鼓。而卒為楚所羈。吳子之

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哉

子產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

杜鑄於鼎以國之常法叔向使詒杜遺也

子產書

魏世倣曰異國寓書以規過古朋友之道

曰始吾有虞於子

杜虞度也言準度于產以為已

法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

心也

杜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

韓昌黎原道文格祖此

故誨之以忠聳

杜懼也

之以行教之以務

杜時所急

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杜上公王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杜權移於法故

君之辟也。何得杜並有爭心。以徵於書。是却流而徵幸以

言之。不忌於上。杜成之。杜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也。杜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杜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杜襄三立謗政。杜制參辟。杜謂用三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杜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但當先禮而後刑耳。豈

人之政錐刀之末。杜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叔向多精微之論。而非救時之急。胙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杜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世微曰：是子產鑄刑書之意。

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救之。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杜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穆文熙曰：嚴刑足以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杜藏爭辟。辟即上民之有辟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為。杜而用火相感而致災。未六月丙戌鄭

災杜終士文伯之言

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來叔向之譏豈其
不見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鬪亂苟不申
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
而當鄭之亂也乎

魏世倣曰叔向可謂知本之論人但知刑書可禦奸
也實足以致奸後世文致之法其端肇是

華合比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

杜寵於平公○彭士望曰犬子佐惡之左氏致戒閹寺不一而足

禧按父子各有寵媚華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柳聞

之佐必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杜華

裏十七年奔衛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杜合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杜代合比見於左師

杜向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於女何有三語可為殘薄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左傳歷世少昭卷十七華合比一

獨斯畏女其畏哉

杜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凌釋隆曰寺人柳所以譖右師者即伊戾譖

大子痤故智平公暗不足道左師春秋之選乃其比伊戾亦與華亥之比柳同尚清言曰宗子維城痤獨非宗子乎哉何其悖也

真德秀曰坎埋書伊戾以誣大子痤矣寺人柳又以之誣華合比區區小智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魏世倣曰寺人伊戾用此術覆太子痤矣寺人柳復以此逐華合比平公已知前事而仍信之闇一至此乎蓋闇者必多疑多疑者人易使之信故最易欺○

不與戍之比而殺瘞等乎何以責亥也不指其比姦
而指其亡宗亦有媿於心耳

楚棄疾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杜報前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杜鄭辭不敢見。杜不敢當固

請見之見如見王。杜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杜私見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杜降殺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

樵樹不采藝。杜不伐嘉樹為樵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杜患賓往來

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杜前

左傳卷十七 棄疾過一 十七

楚教 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

曰。楚辟也。杜邪我衷也。杜正若何效辟。禧按八字可為求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

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杜傳言叔向知禮

魏禧曰。聖人不許以德報怨者。謂矯情屈法以示其

厚。非謂不當容忍。必相報復也。彼以怨來我。以德往

最足感化。愚悍若後世。陸遜之於淳于式。崔暹之於

邢子才。劉仁軌之於袁異。式婁師德之於狄仁傑。王

旦之於寇準劉基之於李善長夏原吉之於呂震皆
可爲師法者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杜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

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

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

杜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宇執之。有司

杜王有司也。

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

杜執無宇。

而謁諸

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杜經營天下。畧有四海。

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杜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

杜甲至癸。

人有十等。

杜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

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杜士謂能理庶事。阜謂造

事也。隸謂隸屬於吏也。僚勞也。謂供勞事也。僕僕馬有

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廝役。所謂人之十等也。

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

執之。杜林如此則將安所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荒

閱蒐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杜刑

當大蒐其眾書之法曰。盜所隱器。杜隱盜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行

善法故能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句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危言故夫致成焉。杜人欲

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

取之。盜有所在矣。危言杜言王曰。取而臣。以待盜有寵

未可得也。橫人乃作此趣遂赦之。杜赦

語頗似齊文宣無字

魏禧曰。靈王赦申無宇。石虎不罪姚弋仲。皆是古今

奇事

魏世倣曰。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禮矣。楚靈從之。茅焦諫。始皇亦以強辭喝之。而聽楚圍秦。政至凶暴也。凶暴人。往往可以強直之辭。氣奪之。

彭家屏曰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于理
勝而已無字之言理勝也故楚靈赦之義理之不存
而強辭廟上謂可以氣奪也有是理乎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奇敘得突兀尤奇便覺白日鬼出此

捏造騰播以取戲謝文游曰世俗固怕鬼然往往彼此

有一語將此種情弊寫出如見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杜襄三十年鄭人鑄刑書之歲前年二月或魏

或帶段既久而人為是夢以神之耶夢伯有介也杜甲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杜駟帶助子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杜公孫段及壬子駟帶卒奇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奇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及良止以撫之奇乃止杜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

殺子良止伯有子立以

左傳經世妙胎

卷十七 立洩 一 五

為大夫使子犬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之歸也子犬叔曰公孫洩何為杜子厲子產曰說

也為身無義以圖說杜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

之後者以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民不以大義存誅絕

以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民不以大義存誅絕

於民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杜彭士望曰非子犬叔

之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晉中軍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杜初也既生魄陽

曰魂杜此既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杜物權勢居移

強故魄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

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於

神積爽而至於明匹夫匹婦強效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最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效能爲鬼。不亦宜乎。

魏禧曰論甚精微處法尤當

彭家屏曰伯有未必爲厲。特舉國訛言。遂若真爲厲耳。子產爲伯有立後。亦因民之所易信者。順而導之。而訛言斯息矣。訛言息。則伯有不爲厲矣。然其論鬼

物處語語精確遂為記禮者之所取裁窮理如宋儒
亦不能齟其說也則存其議論可也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

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杜以不能相儀乃講杜習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

歎也杜將歎猶以為念不忘教子真可謂能補過召其大

夫杜僖子曰禮人之幹也林人之有禮無禮無以立吾

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杜僖子卒時孔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杜孔子六代祖孔父嘉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杜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及正考父林

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父何之曾孫孔杜皆佐戴武宣宋君三命茲益共杜三命故

其鼎杜考銘云一命而僂反力主再命而僂反紆羽三命

而俯杜俯共於僂循墻而走杜言不亦莫余敢侮杜亦不

敢侮之杜共於僂杜言不亦莫余敢侮杜亦不

足不杜求多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聖人之後有明德而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杜得終必屬說與何忌杜皆

僂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或謂僂子不

授夫子以政非也魯之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說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杜雅小曰。君子是則
是。倣孟僖子可則倣也矣。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林晉魏邑之榆地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馮依石而言杜謂有精神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纒折入本旨曰作事不時

怨譖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譖並作莫保其性杜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斯杜地之宮叔向曰子野杜曠字之言君子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

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唯躬

是瘁。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杜師

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是宮也成

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杜為十年晉

侯彪卒傳

王使桓伯讓晉

周甘人

杜甘大夫襄大

與晉閻嘉

杜晉閻縣大夫

爭閻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

杜陸渾

伐潁

杜周邑

王使詹桓伯

杜周大夫

辭於晉曰我

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杜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

土之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林二國在東方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

林四國在南方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林三國在北方吾何

邇封之有

林我周封疆外薄四海何近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

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杜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

豈如弁髦而因

以敝之

林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

三、二、一、讓晉一、二、三、

不復先王居檇杙於四裔以禦螭魅杜言檇杙畧舉四

則三苗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允姓陰戎之祖與伯

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

於伊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邑外為郊則戎焉取之

林若非惠公則戎安得取周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咎在晉后稷封殖

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杜后稷修封疆殖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

謀主也杜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林衣服必有冠冕然

族師長然後貴重木水必有本原然後久長民人必有宗
長幼各得其序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我狄其何有余一人。杜周邑故云然我伐叔向謂宣子

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杜言文公雖伯木翼戴天子而

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杜天子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主有姻喪。杜外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襚

送反潁俘主亦使賓滑。杜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晉人禮而歸之

屠蒯請佐尊

晉荀盈如齊逆女杜自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反苦怪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

遂酌以飲工師曠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目杜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林習

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林謂荀盈

何痛如之杜不聞是女弗聞而樂義而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杜外都大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杜職在外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杜類物有其容杜貌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杜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

司味。二御失官。而君止帶一个君字妙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

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林知氏秋即荀氏

八月。使荀躒杜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以說焉。

彭家屏曰。屠蒯玩弄人主。而意主納忠。遂為滑稽之

祖。後世如優孟。優旃。東方朔。敬新磨。谷那律。皆其耳。

孫歟。

齊逐樂高氏

齊惠樂高氏

杜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

憑空有此奇人其欲兩虎相鬪而奪其權者耶

陳桓子曰子

旗

林樂施子雅之子

子良

林高彊子尾之子

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

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杜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

遂見文

子

杜鮑國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杜子良子旗

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

杜謂傳言者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遂伐虎門

杜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林門上畫虎故曰虎門

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四族

林樂高

召之。無所往。

晏子兩遇變皆此理此法

陳鮑雖為善而有謀國之心樂高難公族而行多不義故晏子兩無所與

其徒曰。助陳鮑

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

魏世倣曰此言與不疾君難同

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鉞

平率。反。所律。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杜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名斷三

尺不致與君同

五月庚辰戰于稷。

杜祀后

樂高敗。又敗諸莊。

杜六

道執之

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杜齊城門

樂施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

世倣曰晏子知齊將為陳復助桓子謀安善耶

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強。不聞此言。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澁。紆粉反。利。

生孽。杜也。姑使無澁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於莒。杜齊。桓子召子山。杜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

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杜不告公。而反棘。杜子山。焉子。

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杜子周

故更反于城子。公公孫捷。杜三年。而皆益其祿。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杜桓子。以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杜詩大雅言文王能

行之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杜桓公亦。公與桓子莒之。

左傳卷十七 逐樂高二

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

杜穆孟姬景公母

陳氏始

太。

魏禧曰晏子之告桓子教其爲善以自固是與於竊國之謀者也不知桓子雖有私利之心而舉動合禮以邑致公則君尊且富矣反公子則公族彊矣施貧寡則國人安矣國勢在陳無可如何而猶幸目前之有禮也使陳氏不致邑不反羣公子其能免於他日之篡乎是晏子之言似爲陳氏而實所以爲國陳氏不翦公室而反羣公子亦可謂之賢人然終以得國

可知天命在我亦何必剪除宗姓而後可哉如劉裕
蕭道成諸人直枉作惡人取報子孫遺臭萬年而已
矣

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杜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

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

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杜見新君之葬

子產曰。喪焉用幣。

用幣必百兩。

杜載幣用車百乘。如此重幣國安得不因。

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

林言小國能當

幾千人之費而不減亡哉。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此亦謂之

縱欲妙故。知凡執私意。任私見者。皆欲也。豈獨財色哉。不能自克。人有意見。關人言心。知共是而必用已者。其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曰強起而行。求仁莫近焉。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

同憾。杜：蔡近楚。楚常恨其不服順。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

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

杜：弑父而立。

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

禮：按偽撫叛降。

而殺之者不可不知此。雖陽明之，于利頭功成而無後患，吾猶疑之。

楚王奉孫吳以討於

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緝

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紂為黎之蒐東夷叛

之故伐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杜暴虐甚能無咎乎

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

可沒當作振杜救助也猶言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

知也已為盟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銀

謀救蔡也。

杜不書救蔡不果救

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

以字

妙于言天

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杜歲星一周十二年也

王惡周矣。

杜元年

君而立歲在太梁後三年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

子於岡山。

杜蔡靈公太子蔡侯廬之父

申無宇曰：不祥。

見他人之凶事尚欲辟之

况身為之乎。故不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杜悔為

曰無道而曰不祥

暴虐

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郎杜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要地也

靈王始使棄疾為蔡公主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

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善于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

大夫桓伯遂居櫟卒使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

今賴之。杜城穀在莊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

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

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

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

官之長專威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

廷親不在外。羈杜羈旅不在內。今棄疾林親在外。鄭丹

在內。林居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杜即檀伯厲公宋蕭毫實殺子游。杜在

二齊渠邱實殺無知。杜莊九年渠邱衛蒲戚實出獻公。

杜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張木

魏禧曰。多名言。○只說大槩利害。不就棄疾說。最得

之。昔西伯戡黎。祖伊告紂。但言國事危殆。一語不及

西伯真忠臣。告暴君全賢臣之至道。

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杜及游氏之廟杜將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杜廟具毀杜曰

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穆

熙曰犬叔教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林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在鄭先君舊墓故道

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杜毀之則朝而崩杜弗

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魏世倣曰子杜於杜弗

請毀之賢者耶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杜久留賓杜子產曰諸侯之賓

賢者耶杜久留賓杜子產曰諸侯之賓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

遂弗毀子大叔知全已廟而不顧司墓之室何其不仁

之廟豈未日中而葬彭士望曰雪及牛目葬不君子謂

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南蒯叛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杜南遺之

南蒯謂子仲

杜公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杜季氏家財

子更

杜也

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杜帶之子小也

等事豈可再告人開手便差

且告之故

杜欲出季氏以不見禮之故

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杜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

士望

仲謀季全無實着不過借構鬪起事耳凡構二家二家合面則發難之人立出無所逃矣遂不思何以應之乎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

杜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非禮也平子曰

然故使昭子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姑也及此林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杜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禧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崩公子愁謀季氏愁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南崩懼不克以費叛如齊何其淺子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林而先林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南崩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謀叛而鄉人皆知之

殊有意思或以言挑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

攸乎。杜恤恤憂患。湫愁。淡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杜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南崩枚筮

之。杜不指其事。遇坤三三三。杜坤下坤上坤之比。三三三。杜坤下坎

五爻。曰黃裳元吉。杜坤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惠伯之對亦陰知其謀而折。吾

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信然蒯賁。微平子

之無禮。是以私怨叛季氏。耳觀其懼。而以費如齊。豈有

公室之心哉。則直為小人而已矣。余論諸葛誕意亦如

此。外彊內溫。忠也。杜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和以率貞。信

也。杜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杜言非黃下不共。不

得其飾。杜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杜失中德外內倡和為忠率

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杜正直剛克柔克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杜非忠信善不當此卦○此當與穆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魏世做曰愚謂易正大不可以占險事則易小矣易當讀去聲言黃裳爻平易安善之卦不可以占險也

○士望曰大易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林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元道居上故其美者為體元之義足居下故其美者

為下裳參成可筮。杜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世做曰此即前鄉人為之所謂吾謀適不

用也其意
隱隱言外
我有園生之杞乎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

也杜從我者子乎杜子男子之通稱言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杜猶者恥乎林去我必至為人之所鄙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杜言自平子欲使昭子遂叔仲小林蓋小

故平子欲使昭子遂叔仲小林蓋小

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杜言不為季

魏禧曰三家真兄弟手段左袒則太重耳使昭仲聲

罪合謀討季何事不濟乃陰攝之出此下策亦當運

之衰也

彭家屏曰左傳卦占之法亦各不同有看本卦及之卦之全體者如畢萬筮仕于晉是也有看兩卦全體兼看互卦者如周史之爲陳占是也有先看動爻後看全體者如晉侯之占納王是也有全卦不變即看卦義者如鄢陵之戰是也有五爻皆動仍看之卦全體而占彖辭者如穆姜之徙居東宮是也有畧看卦變之由而歸重于動爻者如陳文子斷崔杼之占娶棠姜是也有專看動爻者如邲之役知莊子之占楚師及南蒯欲去季氏而占遇坤之比皆是也其法與

朱子啟蒙占法有同有不同者大抵古人隨事起義
故占各不同後世歷世愈長為法愈密故有一定之
占而著之為法然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哉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杜五子帥師圍徐杜吳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杜為五杜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杜秦所翠被杜

翠羽飾被。豹舄杜以豹執鞭以出杜執鞭僕折父杜楚從右

尹子革杜鄭夕杜莫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敬大臣○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杜楚始與呂伋杜齊太公王

孫牟杜衛康叔燮父杜晉唐禽父杜周公之並事康王

王子杜成四國皆有分杜珍寶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子革對楚王

鼎以為分林禹錡九鼎三代傳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算路林車也以柴為車籃纒林謂

服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

禦王事杜以禦不祥齊王舅也杜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主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昆吾常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林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杜陳蔡二不羹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杜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也敢請命主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杜國其若之何杜譏其順王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杜以已喻鋒刃欲

隱王出復語彭士望曰接過左史倚相杜楚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林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林

吳頴項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林八卦九邱林九州對曰臣嘗問

左專經世鈔略卷十七子革二

焉士望曰觸着便是有昔穆王杜周杜欲肆杜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杜穆王乘八駿馬造父

轍馬跡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杜謀父周

所不到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林穆王聞諫而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止是以得善終林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王曰子能乎

知之林五典之法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杜式杜用昭杜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悖悖杜式杜用昭杜明

德音林言祈父掌甲兵悖悖然安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杜金玉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言國之用

其堅重

任如金冶之器

王揖而食饋不食寢不寐

魏世倣曰祈招之詩未見

隨器而制形 是古之凶人賢於今之凶人也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

士望曰何處者得此

語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魏禧曰此全不見刃斬處楚子何以不食不寐吾每於子草淳于髡之諷諫重疑焉豈亦史氏之附會與

左傳經世鈔

三

卷一七子革三

四三

左傳經世鈔卷十七 終